LIBRARY
MAY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F32 H7
1863
v. 3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三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奭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　潛　十三世孫　聲沛浩潤　重編

雜著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邈乎無爲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

也特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爲是曷若不學之爲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爲群臣莫已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豈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爲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譬之兌戈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僣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爲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爲大禍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疑當作足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

雜而爲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爲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爲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况天下乎

君學下

將欲應天下之變而計謀規法不素備於吾心一旦事變雜陳乎耳目之間其不至於瞀惑迷亂者鮮矣故人君不可不學也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爲政而爲政之方有八明而不至乎苛寬而不流於縱嚴而不迫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爲政之本也而未及乎政然能是八者則政可以舉而措之矣存之無形索之

無方而其動無常者心也聖王之爲學必先治於心
如操六轡以御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其
顚逸而不可制傾覆而不可收自旦以至夕自起居
飲食以至决大事處大變自壯以至老兢兢然不敢
少肆故雖在位數十年而政教行乎天下者如一日
國有百歲之儲積而宮室服御奉其身者無加遐荒
遠邑無饑寒之民而憂勞之意不敢怠有學以治其
心是以恒見其不足苟自不足則於治也何有哉後
世人主不知學以其天資之所近者爲治好仁則姑
息而無斷任察則苛細而少恩嚴或近於殘寬或至

於弛好謀多蔽於輕信推誠每失於小人或始於恭儉而敗於驕泰或初志甚銳而旋致縱怠漢之文景武宣唐之明皇憲宗其才非不美也而不足以庶幾先王之治者豈非不能充之以學故哉人惟知不足然後久而不變持其所長自以爲能居億兆之上處尊榮之勢內不能學外不能親（疑誤）此人君之不幸也

君量

智周乎萬物才高乎衆人者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仁足以施法政義足以洽乎民心者可以守天下而未能使天下悅而不忘善爲智者蓋有不用

智而無不明不以才自名者無所不成德洽令孚而人莫能忘其仁義其惟量足以容天下者能之乎洪河大江奔注萬里勢之所遇聲之所嘎洶洶乎其可畏及趨於海泊然而行悠然而逝渙漫浩瀚不復少肆者以其量素足以容之也天下大物也其動也無端其變也無恒自非量可以容之者孰能有之人能辭萬鍾之祿而或色喜於一金能虜三軍之帥而或呻吟於一指其出於計度而後爲者未足見人之量惟其猝然遇之覩之而不驚此非有量不能也古之聖王叢之以極繁至擾之事而慮之若無投之以深

憂厚懼之變而應之不勞恩及乎黎庶功高乎往古而不少見於辭色豈強而爲此哉其所操持者大所涵畜者遠事物不得亂其中也堯視黎民時雍不異於洪水滔天之時舜居乎法宮而朝萬國與陶漁于河澤之際無異禹舉天下於魚鱉之波而使食息於平土而不與焉蓋於其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後王之於古若視日月不能幾之者豈皆其智之不能質之不逮乎速盈而易驕可以利害動而不能用夫才智才智自見于世者庶官百職之所爲無所用其才智而才智

之士咸爲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

君職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决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内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

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為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為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為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卒怠而不修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

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爲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於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絶之耶奚爲而弗愚也天與人其形

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天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蹄之厲虐之其有不然者乎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待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事乎其未至以爲愛己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治要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姦剷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然有自重知耻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

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特區
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
難測以難測之情覩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
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
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祗天
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
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
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
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覩殺戮爲輕刑而數
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覩笞罵爲大

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耻而畏避之矣得其
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
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
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
事愼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騖肆馳逐
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
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
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纓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
嘉石而晝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
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

慚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為榮不能是為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於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違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為用至要甚微而為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繇世俗不之察以為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

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
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
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
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
箠撻訽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
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
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
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
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耻爲酣
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

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
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
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
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
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
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
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累出
於不得已而行於界不可不恕也必能自重其身知
麗乎法者爲可耻而禮義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
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况其易

者乎易者忽之以爲踈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爲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爲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祿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媿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爲止怠鄙者不知畏闒茸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爲

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而黜陟不明耳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恒人之中固已嶢然有異於衆而爲衆之所服善用人者取其爲衆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爲瞽而以得位者爲冒莫不自以爲可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聽吾之曲直於是處士以不仕爲高恒人以得位爲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

不行而令不信於下知不爲衆之所與也則益一不自重而爲毀廉蔑恥之行何謂持之過急待之過賤蓋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爲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慕效而爲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爲之罪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快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烏可得也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尚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寬厚而人多化爲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

内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鬱銷沮而不能自見安庸之人苟且攫竊而不知媿耻誠使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於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祿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已誠廉矣則厚其祿雖有過再宥三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祿役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爲善者君子

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爲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從也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爲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爲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寛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

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獉獉餓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况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於賢繇胥吏以至於大夫公卿繇子男以至於諸侯各帥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四爲酇酇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

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苟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絶遺典而師心自爲既已失矣而

秦又并燒除刮絕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黥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與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卽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驁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三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誶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

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繇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狹姦而肇釁繫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於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戚

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酇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詘

許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illegible]

養人者示之使天下忠化而歸已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笑周以爲迂而其爲治之具固周之所笑以爲拙陋而不爲者也惡犬升灶而食糜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既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爲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冥頑愚僻與熊豕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爲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令既立使人視斧鑕如就几席而無所避豈

不可畏哉畏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不畏之矣故以刑罰爲威者威旣褻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旣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切也歳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爲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爲甚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爲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

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然殷民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縱逸之安固恒人之所同然者况今之世承大亂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爲之以漸可不擾而復也稍揆其當損益者而踈畧之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咸屬於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

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同睦之人月之吉咸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爲釋其義戒勸之衆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衆皆北向跪而聽讀既正正書衆名于册列其所爲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於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攻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睦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

及是保有學以教十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善則升于縣而復其家黜則於畦俾家之脩脩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諸善言以法善行同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畦行族禮童子則學于畦之正取其群而和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

績而升易之爲者此下疑有缺誤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
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葬死而絕者食病而窶
者敬德而文者執強悍㑊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
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
於弊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爲治民寧有不化者哉繇
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
呼周之盛至于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
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
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爲天下者患乎
無志有志無難爲也患乎苟安求安無難致也患乎

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耻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䘏則責之以孝弟婣睦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

於用益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孰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塲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朞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與俯仰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旣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

成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蹶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亏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繇而設教乎葢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

求其備而責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

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狗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

禮之儲也洸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埸之所特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償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於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

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卽先之廣之也宜厚教之也
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任也則
不息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
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
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
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
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
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别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
百討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
性也能别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

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繫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為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為忠猶周之

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反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蠭聚蚊合以謟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繇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疏禁濶四百年之基用

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耻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孀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梃而呼

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過於其北面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夷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務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於今譬如弊鍾漏鏞非重皷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

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汙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爲學 者其頑不知敎其於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縣官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

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熟貧守法者衆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剥次骨鬻産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作妄）許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横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足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

哉項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擭而詬罵其心大耻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塡其戶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況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杖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爲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敎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

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恐犯之其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壯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令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

尊與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與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鳥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祿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為膠漆散之為沙塵

合之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君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恒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狗世之士而不足爲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

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狥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古之爲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爵位爲不若人其心恒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

下無曠官之憂執野人市魁而授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緊是處士以不仕爲尊以遺世爲高而訾爵祿爲不足貴海内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爲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爲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爲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

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爲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逆斯民好慕愧耻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勑之以辭說敺之以賞罰而強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之而不能免則耻心萌且貧賤家之竪子被以華衣美服則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見

富貴家子之勝已則赧然愧矣其喜與愧豈有敎之者哉發於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不能已耳聖人之爲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寓可慕可耻之器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賞非鞭朴之威而其懲有甚於鞭朴用徵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爲制葢詳矣天子諸侯以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粗見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獨禮記者曰野夫黃冠掌禽獸玄冠綏武不齒之服也

縞冠素紕而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緐是而推之其寓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益甚備矣夫頑悖之民刑其體膚創愈則痛平書其罪惡歲久則書亡焉若因其致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爲可耻而慕乎善觀乎服可耻之飾者知其爲當戒而禁乎惡之爲著明乎益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覩也或誦法堯禹而悖行道德或縱情逞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爲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于泥塗草莽之間苟槩而同之則何以別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

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論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凡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流於其冠服各爲表識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於鄉黨及衆所擯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爲懲勸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而爲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禮待庶民衆流以法微示意嚮以聳動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恥也必免於自修見爲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卑必愼於擇術天下皆慕而欲爲士君子斯民孰與爲不善而禍亂何自而作

哉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耻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慕而至於無耻也故因其良心之發而導之則微示吾意而有餘喪其慕耻之心而令之雖迫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晝衣冠而不犯者有矣刑措而不用者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葢其施爲有本末而導之有道化之有方也事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衣冠之有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四

明盱江張絡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　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　潛　十三世孫　聲沛　浩潤　重編

雜著

周官

一

余始讀詩大雅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繇興然猶畀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卿

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曰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爲必有異常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爲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害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爲亂故聖人尤以爲先武王周公豈好爲煩細不

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職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周與鄉欲其相賙相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掇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閒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祭酺則肆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故徹如此故爲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刦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強諸侯很顧鳶覗者

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爲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繇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惰者爲盜悍者爲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爭天下之心至於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簡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乎其適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爲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與百世之墜典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畏

乎造端然則何繇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於
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
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
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爲治者之大患車戰古
法也房琯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
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
之過哉琯以迂踈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繇
琯之所爲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琯者罪琯

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於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屨納之而踰人之墻屨寧有過乎竊屨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泉府之一言以傳會其私卒為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葢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羣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於是周宜有其法

焉然責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爲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爲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産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爲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

自信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

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過王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

其一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

矣其有不能大受乎使世有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
以意增損之者參然條狼氏之誓辜臣於馭曰車轘
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
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
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
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大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
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
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
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羣臣哉其非周制
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

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於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二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忽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羣飲者爲過甚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於死地而後

刑之執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
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醟而至於爲亂不誅之則
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衆矣不若威之以
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爲殺察吾心者感吾爲仁聖
人之用心不若以悅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
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慮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惑
者焉司徒之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
禁夫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爲邪況納之
於邪何以責其不孫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
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爲其易而無

爲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耳今因不禁人之奔就肯舍至易而爲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啓之以淫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罔民也縱其越禮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焉恐爲此姑息之政以亂倫也况賢人之言可僞爲也聖人之心千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於其心則是與非決矣人奚疑焉

三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爭而不能自直也

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盡心焉
察之惟恐其不明處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愬
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責之以其所必無而禁抑使
勿言乎周禮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
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心貧
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強
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強勝者十九私鬪於
下而不勝則憤而愬于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刼於
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烏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
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

而後聽其辭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繇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所爲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葢有以聽訟稱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聽訟而得其情未爲失也孔子猶且非之况茍取於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焉在其爲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禮非全書也

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

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爲尤甚蓋好其出於古愛其爲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爲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爲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爲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爲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貢者所以防亂源而愼其始也王者之所爲將爲後世法舉手投足且

不可不慎况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寡也金玉玩好則入于王府良貨賄則入于内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爲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誠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讐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爲赦惡罰無罪則爲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

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己也苟憾其譖己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耆及邗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

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不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辭而鮮事實

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旁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

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必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怨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

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

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餘及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

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

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

居命之哭

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
禮其稱之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宜何若曰無已則卜
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

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
棺槨然暴于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
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云云　止亦已
久矣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因友也曾
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
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
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
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慤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云
云
止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
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賙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
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

民餠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
之者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云云子思曰云云吾何慎哉
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
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
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云
云止無失爲故也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

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眞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眞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黃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

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川雲霞彩山氣籠煙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

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僞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

國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
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
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
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
者因其言而復借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
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
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
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
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
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蘩祭鮪攝桑剝瓜剝棗納蔚取茶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剝鱓頒冰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儻見此書奚不曰

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

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删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吊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陷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

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
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利取其刈冬凍其葆不
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
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
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
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
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
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於衰世周
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
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

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繇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著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讀司馬法

周司馬有用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尊用田穰苴遺

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葢周書之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非黷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爲本此書所謂不因凶不加喪冬夏不興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農隙講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德者乎正名而不尚詭王道之要也非此書所謂徧告諸侯彰明有罪者乎所謂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興滅繼絕之事也所謂以仁爲

本以養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繇興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爲遺書無疑至有駁而不純譎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亦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葢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爲奇以屠戮爲武若唐太宗李靖之問答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爲虛語矣况有出於孫吳之不忍言者乎悲夫

讀三畧

三畧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葢後人僞而托焉太

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爲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太半皆平淺鄙俚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果衰世乎其間曰攬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奸雄相稱曰霸者制士以權皆漢魏以後之言曰非論言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豪傑秉職國勢乃弱其詭謬害理雖太公之奴隸所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後有六韜者其誣聖賢尤甚論六兵則皆竊孫吳之所餘至其所自言猥細煩曲無足觀

者至於避正殿用騎卒之說又其僞之易見者也近世三山施子美爲之講義曲爲辨釋以眩其博卒不敢言其爲僞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爲僞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爲僞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爲僞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游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蓧丈人之流皆不

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已于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為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難為近正而起人若奢侈之端答非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譎之臣作為聲詩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鴈芝房之事其子車氏假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

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者甚衆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正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

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
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
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
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决非
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
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
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
吉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
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
有曰親戚既殁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

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浸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後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詭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爲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所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爲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淺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鬼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鈃列禦寇莊周愼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毀壞於邪

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孰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擬湯武鄙桀紂儀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曼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讒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

曰惡紫爲其亂朱也惡鄭聲爲其亂雅樂也夫欲擯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姦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材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

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間談仁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齧臂與母盟其天資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

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入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為喜功者之戒哉

讀愼子

世以愼到與鄧析韓非之流並稱到雖刑名家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爲輕之意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

君任人而勿自勞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但到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爾夫豈其性然哉

讀公孫龍子

君子無用乎辯也豈惟無事乎辯亦無事乎言也充乎心不得已而後言正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辯辯而無所明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辯矣若公孫龍之辯不亦費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煥然矣龍術爲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然其意不越乎正名而已傳有

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故善學者必務知道

讀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以劉向之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鄧析田駢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爲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爲民之心頗切未章左中時君之骿使卑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罰嚴而事功舉

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柅而難於持循踣僨幷
王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因以斥創
然有所激而然耶

讀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轉辭二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殃蔓延于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與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萬事傾怠生於宦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讀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人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答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有三代之遺風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於既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無自而作俟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吳起為將且

恐不救而兄云云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子不能明君子之道而恣意極口稱兵以惑衆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恩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雖時有中理譬猶盜跖而誦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簡之可取者謂之有三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為職無怪其然若尉繚子者言天官兵談制談戰威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

令勤卒令將令有似乎君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論之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為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

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播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鈎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

澤餘化浸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臣扶其國久而後俱弃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

賓客何服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縣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

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外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法言

楊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儗者僭也儕以荀卿者

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爲雕鎪藻繪而斷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韋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歟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曷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三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固無他奇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略於中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爲詭激邪曲之辨以爲高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於世終不能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務知道哉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薦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迺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而不可校武帝之天

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加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爲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與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審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

哀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爲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爲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燹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爲治者視之以爲空言而共譁咲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悅然失色而悲之

讀崔豹古今註

文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然道與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爲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予始讀太公家教其辭俚雜可咲自隋唐以來即傳之李翺大儒也至與文中子並稱蓋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崔豹古今註釋名辨物其文思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名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絶少豈非以記事故耶繇此言之世之好奇喪實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析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

名狀與古者之異其言怪誕亦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爲輔相覩亂倫悖敎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于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聾聵子

士未嘗不欲聞於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爲其志所狹而所望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善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遑遑終其身而不恤著之

書以明道孔孟是也或者[illegible]覩其烈光傷己之不若悼世之不見稱亦述諸書以自表若楊雄王通之流其自爲之意深而衛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黃睎聱隅子之爲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睎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違理者槩有之然睎狠愎無忌人也故斷然自信而不疑其詆論以漢高孟羨之言爲仁以屈原爲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以唐太宗爲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爲非是皆其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間謂井田肉刑鄉飲里選冠禮家

廟之法不復弗足爲治又以生不能擇物爲賦嗚呼晞亦有志之士哉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補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始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

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亙萬古而不忘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仝甫豈狂者哉葢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仝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嘗隆興間孝宗[illegible]

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
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仝甫聽其言從其設施
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
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同甫之才
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仝
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
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
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
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
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為狂則以詭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殉于諸同甫旨
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
甫乎所深悲者也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濡顧無識
而不得一辰以死又甚非天哉蓋屢薦屢不足以論全
孝宗也爾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懼者以同甫之才
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
雖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令盡聽其言從其說猶
關此言者不偷將而召用之卑使同甫至四十而不